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 第二十回 天將妖狐鬥變化 神鷹仙犬把妖擒

詩曰：堪歎妖狐枉煉修，雖多變化尚遭囚。

當時若肯心歸正，何至今朝兩淚流。

話說玉面狐化了個小小蚊蟲，躲在樹梢之上，眼瞅著眾狐被神火罩俱都罩住，又猛聽「嘩喇」的一響，這罩落將下去，須臾之間，這些眾妖皮囊胎骨俱成灰燼，湊在一堆，隨風宛轉而散。

玉面狐看罷，驚的魂不附體，眼淚汪汪，失聲歎惜：「想眾姊妹並未惹事生非，都因我遭此再劫，叫我又無法將他們相救。我自己幸變蚊蟲，逃出罩外，不然也是頃刻亡身。」玉面狐正在悲歎，忽然被二郎聖目睽見。二郎爺本有七十二般變，今見妖狐變化蚊蟲，在樹上落著，連忙按生制克化之理，一時變化了個蜘蛛，結網欲把蚊蟲網住。玉面狐也知是二郎變化趕來，料想難以遁去，將身一幌，又化了個紅冠錦翅、長翼飄翎的雉雞，扇著翅膀，打著鳴兒，直撲蜘蛛，用嘴便啄。二郎爺也將身形一幌，化了個滿銀毛、堆金線、嘴尖耳小、利齒靈牙的黃鼠狼，要來啞雉雞的血脈。妖狐著忙，又化了一條菜花蛇，要纏住黃鼠狼，吃他的腦髓。二郎神與妖狐變化，都按一物降一物的克制。今見玉面狐變化多端，二郎神心內著急，遂化了一個紅頂雪毛的白仙鶴，趕上菜花蛇，先用爪踏住頭腦，令其纏在腿上，用長嘴將菜花蛇劃為數段。

玉面狐見二郎變化奇妙，忙一掙撮，仍化現女相，掄動雌雄寶劍，以死相拼，前來決戰。二郎神也復了聖相，用三尖刀狠命劈來。戰未數合，玉面狐便覺玉腕難抬，抵敵不住。欲想得便逃生，四面八方撒著通天羅網，焉能遁到天地之外？事已至此，若要保全性命，除非仍與天神鬥變化，再無別的門路可以延緩時刻。正在躊躇之間，哪吒也來圍住，用火尖槍夾攻。

玉面狐一見，料著一個天神尚難支架，今又添上位，不覺心膽皆裂。急又搖身一變，變了六個嬰兒。這六個嬰兒號叫六賊，當初曾魔過彌勒佛的金身，亦甚厲害。但見妖狐化的六個嬰兒，喜笑怒罵，連哭帶喊，就是鐵打的心腸，都不忍傷害。二郎神看罷，早知其意，對哪吒太子說道：「妖狐這等伎倆，也來哄弄我等，真正可笑。不免咱們與他比較，叫他心服。」二神言罷，齊轉身形，仍按陰陽生剋至理，登時化作了六個乳母，一個個大肚子掄墩，敞著衣襟，胸脯上露著兩向下垂的乳頭。常言說：「孩子見了咂咂，一齊來叫媽媽；孩子見了乳母，一齊止住痛哭。」二神變的六個乳母趕上前去，便要抱那六個嬰兒。

玉面狐見天神識破，恐怕被擒，連忙又改了變化，化了五個惡鬼。這五鬼分五色，按著青、黃、藍、白、黑，分五字，乃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這五鬼也甚厲害，不論道教、佛門，若是沾惹著這五樣是非，便能虧損道法。妖狐變這五鬼，以為天神忌諱，不肯上前，便可設法竊遁。豈知二郎神一見，眼望哪吒太子，帶笑說道：「妖狐大概力窮技盡，故用這些障眼法鬼混。待我等變化個降鬼之神，暗暗的捉他。」於是二郎爺將身一幌，便化成專食惡鬼的鐘馗，左手執著牙笏板，右手托著金鑲白玉的酒杯，虬髯亂乍，笑微微的眼望著五鬼，用板便指。哪吒太子見二郎爺化了個醉鐘馗，也把身形忙著一幌，變了個武判官形象，猶如火炭硃砂染的一般，天生恨福來遲的惡貌，皺著雙眉，瞪著兩眼，對著五鬼舉著寶劍，真是雄威可怕。

玉面狐見二神變化二判，要捉他變化的五鬼，心裡覺著仍難脫身，便又復了蛾眉女相，與二神對壘相敵。二神也復原相，舉兵刀努力齊攻。剛剛戰了五六回合，玉面狐更覺力軟筋麻，實難扎掙，將雙蛾一皺，無奈又啞真言，再賭法力。這一變化較從前大有作為。只見：

濃霧遮漫，乾坤墨黑；黃沙滾滾，風捲迷人。雷聲響的若山崩地動；雨聲響的如瀑布流泉。玉面狐變的是三頭連著六背，六隻手持著六樣剛鋒，三個頭俱戴著金盔。身體魁偉，穿著鐵甲，惡狠狠的直奔了天神隊裡交鋒。

二郎爺見妖狐又改變的如此，便要化作四頭八臂的再與鬥勝。一旁裡哪吒忙道：「若與他如此變化，何時是了？待我仍把九龍神罩祭起結果他的性命，豈不省事。」二郎道：「不如拿活的，咱好交法旨，亦可究問情由，使萬民知曉他的罪惡。」哪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上前去捉他。」說罷，便將法身長起六丈，三頭六臂，九眼如燈，首戴金輪，大喝一聲，風止沙沉，雲收雨散。又呵口氣，金光罩世，妖氣全消。手擎法寶，撲到玉面狐變化之處，用槍便刺。

玉面狐見哪吒又識破他的變化，未免心中忙亂，不敢攔鋒近前衝撞。又想：「眾天神將天羅地網圍了個嚴密，縱然變化，也難脫身。不如化個溫柔絕美、綽約凌波的嬌女，用媚言望與眾天神乞憐，看他們如何捉我。」主意想妥，頃刻仍復成胡小姐的模樣，那等好看，真似生來的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整注游龍不足比喻。你看他帶著嬌羞，將要用嚶嚶春鳥的聲音，對著天神獻媚說話。那知哪吒、二郎一齊識破這等意見，忙吩咐眾天神四圍旋繞，又令金毛童動手。金毛童聽令，便將金弓扯開，暗暗的對準了，只聽「叭」的一聲，放出的銀彈子恰打在玉面狐的左目上。玉面狐猛一吃驚，兩眼一黑，二郎趁著此際，又將吼天神犬放出，趕上去扯住後腿。那鐵嘴神鷹早在空中浮著，盤垂著翅，一見神犬拉住妖狐後腿，也忙飛趕下來，兩爪抓住脖頸皮肉，一嘴叨著頭髮，兩個鷹犬一齊將妖狐按在山坡之下。可憐玉面狐萬載修煉之功，今日落在鷹犬之手，一毫不能扎掙。

且說金毛童見鷹犬捉下妖狐，忙走到跟前，架起神鷹，喝開神犬。眾天神一齊來前，用紅絨套索將玉面狐牢拴。哪吒、二郎又命天兵撤去通天羅網，吹散了那一天塵氛，現出了光天化日。金毛童牽著玉面狐，二神跟隨在後，來見天王。此時玉面狐遭擒被拴，自覺置身無地，一面前行，心中無限酸痛後悔，杏眼含悲：「自恨自己錯了主意，無故思凡，以至被癡情纏住，邪念叢生。今日看來，這何嘗是前生恩愛，直是要命冤家。回思當日若在洞內藏修，何能遇著可憐可愛的周公子？若不與周公子留戀，何致一時怒傷了小延壽性命，羞辱王半仙，撕毀經卷、聖相，呂純陽請天神下界相捕？可歎眾姊妹為我亡身，無故遭劫。從前若聽雲蘿、鳳簫二妹之言，何致被捉遇禍？此刻既被縛獲，料著一定遭誅，但因不值的緣由情節，竟把一命嗚呼！可惜空修了一場，竟成畫餅；將成的大道，廢在半途。」這玉面狐心內一而二、二而三，逐件的自悔自怨，萬種傷情，百般慘痛，未免二目紛紛落淚。哪吒一見，大聲叱道：「你這無恥的妖狐，有其此際悔恨哭泣，當初何必胡行？快著走罷！」

玉面狐戰戰兢兢，項帶紅絨套索，有心不肯被牽而行，又怕哪吒、二郎不允，只得任金毛童拉拉扯扯前來。少頃到了天王之前，二郎與哪吒交令。玉面狐站在旁邊，羞答答的偷眼觀看天王的聖像，真覺威嚴齊整：

觀聖像，上界的元勳另是一樣。他的那儀容齊整帶著雄威，面方大赤微微，明星眼襯濃眉，鼻端正耳輪垂，最美的，鬚髯五縷墨錠兒黑。戴一頂七寶鑲太師盔。盔頂上朱纓綴插豹尾，雙鳳翅左右飛。頂門上罩一層珍珠珮定金釘，遮且護項在腦後圍。穿一件連環甲魚鱗萃，螭虎口合玉墜，夔龍式寶劍佩，多鋒利藏鞘內，挽手綠雙排穗，更有領繡立蟒的紅袍，一半遮藏一半披。一桿槍鋒尖銳，手中擎真無對，映日色起光輝，臨軍隊隨心擺舞、任意動揮。托寶塔層層累，十三級金鈴綴，響聲兒，驚神鬼，火燄飛，降妖魅。為號令把神催，鈴聲響孰敢違？但要是一經搖動便起風雷。他本是總領那三十三天的眾神將，翠雲宮中的一位帥魁。

卻說玉面狐瞻仰天王儀表神威，不覺心中畏懼，戰哆嗦的俯伏山坡之下，痛淚交垂，不敢仰視。

天王記下了二郎、哪吒的功勞，然後向呂祖說道：「妖狐就擒，群魔俱滅，從此妖氣淨盡，此處清平矣。這個九尾狐交與上仙發落便了。」呂祖答道：「多蒙天神大施法力，廣展神通，蕩清此方的妖氣。仰仗天王的威靈，保全此地的民命。這青石山四面的百姓，此後安居樂業，都是天王今日降魔的力量所賜。山人毫無功績，這妖精還是天王將他判斷責罰可也。」天王道：「妖狐作耗，擾亂居民，傷殘民命，我等上居天宮，不能查拿，已有失察之過。上仙邀我等下界降妖，乃是我等天曹神將應然之事。至於定罪行罰，或誅或釋，仍應上仙酌量發落。祈上仙不必推辭為是。」呂祖道：「適才山人已吩咐周家蒼頭打掃法台。山人便與上聖同至周宅，共議妖狐罪案何如？」天王道：「如此卻可。正好叫那些下界凡夫，知道了感荷天恩，不敢為惡。」於是吩咐了天兵天將

排開隊伍，簇擁著玉面狐，金毛童仍牽著紅絨套索，一齊撲了周宅書院之內。天王與呂祖也一同起駕。只見滿路上祥雲縹緲，瑞氣繽紛。老蒼頭捧著香燭，率領眾僕人都跪在大門之外迎接。

不多時，天王與呂祖齊到法台，在正中並肩而坐。眾天將一對一對俱在法台之下圍著。只聽呂祖吩咐一聲說：「帶妖狐！」金毛童連忙將玉面狐牽在台下。玉面狐將要跪下，二郎神便走將過來，大聲叱道：「孽畜！還不與我化現原形。」此時玉面狐嚇的無了筋骨一般，聞聽二郎神叱他，急忙忍氣吞聲，仍化現為狐形模樣，抵耳攢蹄的跪在地上，連動也不敢動。

不知呂祖爺如何審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